

# 海德格尔 哲学 纳粹主义

HEIDEGGER  
ON PHILOSOPHY  
NAZISM

朱利安·扬 著  
陆丁周 濂 译

# 海德格尔 哲学 纳粹主义

朱利安·扬 著  
陆 丁 周 濂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06-2002-03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 哲学 纳粹主义 / (美) 扬(Young, J.)著；陆丁，周濂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6

(剑桥集粹)

书名原文：Heidegger Philosophy Nazism

ISBN 7-5382-6308-X

I . 海… II . ①扬… ②陆… ③周… III . 海德格尔，M. (1889~1976) —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 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7511号

Heidegger Philosophy Nazism

Copyr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02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作 者	朱利安·扬
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译 者	陆 丁 周 濂
印刷	沈阳六〇六所印刷厂	特约编辑	谢翰如
版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责任编辑	严中联
印次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马 慧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封面设计	吴光前
印张	12.5	版式设计	赵怡轩
字数	279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5.00 元		

## 内 容 简 介

从 1945 年开始，特别是自从“海德格尔案件”中的种种事实在 1987 年变得广为人知以来，已经有大量议论出现，这些议论不仅要证明、确认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之间的干系，而且还要进一步使他的哲学因此而无可挽回地成为不可相信的。本书绝对没有否认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之间的干系所具有的深度和严肃性，相反，还揭示出了这一干系的某些新的方面。但是，本书却对上述潮流提出了挑战：作者通过对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特别是《存在与时间》的深入分析，论证了他的哲学在其任何阶段上对独裁都没有任何妥协的成分，而且是和对自由民主的深厚信仰充分一致的。

## 致 谢

我十分感激新西兰威灵顿的歌德学院，它使得我有可能在陶伯河上游的罗滕堡度过四个神奇的星期，从而使我对德语的掌握多少接近了海德格尔文本所需要的水平。我同样十分感激奥克兰大学人數众多无法一一列名的研究生们，他们为本书的各种思想在其中成型的研讨班做出了贡献。我还得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们，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这本著作的改进提供了帮助：赫尔穆特·弗莱斯，托马斯·罗克雷默，弗里德里希·沃特，汉斯·斯卢加，胡伯特·德莱弗斯，彼得·威尔斯。而给我最多的，则是杰弗里·马尔帕斯，他对手稿的那些早期版本所作的往往称得上严厉、但却总是建设性的评论，让我少犯了无数错误。最后，我得感谢苏珊娜·穆尔，为了她以女性特有的方式跟我那些神秘的笔迹所做的搏斗。

# 缩 写 表

## 海德格尔著作

- BT** Being and Time tr. J. Macquarrie and T. Robinson (Oxford: Blackwell, 1962). 本书征引时页码是按照J. Macquarrie 和 T. Robinson 的边码（德文第七版本的页码）给的。
- D** Discourse on Thinking [*Gelassenheit*] tr. J. M. Anderson and E. H. Freund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66).
- HE** ‘Holderlin and the Essence of Poetry’ in Existence and Being (London: Vision Press, 1958) pp. 291–316.
- IM**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 R. Manhei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 BW** 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ed. D. F. Krell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77).
- GA** Martin Heidegger: Gesamtausgabe en. F. W. von Herrmann (Frankfurt-on-Main: Klostermann, 1977). (Numerals refer to volumes from this collected works.)
- N** Nietzsche, 4 volumes, tr. D. F. Krell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82).

- PLT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 OCT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San Francisco: Haroer and Row, 1977).

### 研究文献

- D I *Being-in-the-World: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Division I*, H. L. Dreyfu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
- D II *Heidegger: A Critical Reader* ed. H. Dreyfus and H. Hall (Oxford: Blackwell, 1992).
- 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ed. C. Guign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N & K *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Questions and Answers* eds. G. Neske and E. Kettering tr. L. Harries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0).  
*Das Sein und der Tod*, T. Rentsch (Munich: Piper, 1989).
- R & M *The Heidegger Case* eds. T. Rockmore and J. Margoli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W I *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A Critical Reader* ed. R. Woli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3).
- W II *The Politics of Being: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tin Heidegger*, R. Wol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Z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 M. E. Zimmerma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生平年表

- 1889 马丁·海德格尔生于梅斯基希，其父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教堂司事，其母约翰娜·海德格尔。
- 1903—1906 在康斯坦茨天主教神学校和高级文科中学就读。
- 1909—1911 在弗莱堡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在天主教杂志上发表反现代主义论文。
- 1911—1913 结束教士职位培训。研修哲学、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研究胡塞尔。
- 1913 以《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一文获得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 1914 以《邓·司科特的范畴和指称理论》获得奖学金。
- 1915—1918 应征入伍（由于心脏状况，被派往邮政和气象部门服务）。
- 1917 与艾弗里特·佩特里结婚。
- 1919 长子约尔格出生。
- 1919 与“天主教系统”决裂。
- 1920 次子赫尔曼出生。
- 1918—1923 在弗莱堡大学做讲师以及给胡塞尔做助教。
- 1920 结识卡尔·雅斯贝斯。
- 1923—1928 在马堡任副教授。
- 1923 在托特瑙堡建成小木屋。
- 1923 结识鲁道夫·布尔特曼。
- 1924 结识汉娜·阿伦特。
- 1927 《存在与时间》发表。
- 1928 接替胡塞尔任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

- 1929 发表就职讲座《形而上学是什么?》，与恩斯特·卡西雷尔在达沃斯辩论。
- 1930 在不来梅发表《论真理的本质》。
- 1931 第一次拒绝柏林大学教职。
- 1933 当选弗莱堡大学副校长。加入纳粹党（5月1日）。作校长就职致辞（5月27日）。第二次拒绝柏林大学的教职（10月）。
- 1934 辞去弗莱堡大学副校长一职（4月）。
- 1934—1935 发表关于荷尔德林的《日耳曼人》和《莱茵河》的系列演讲（冬季学期）。
- 1935 在弗莱堡大学发表题为《艺术作品的本源》的演讲（次年在苏黎世再次发表同名演讲）。
- 1936 在罗马作题为《荷尔德林和真理的本质》的演讲。在罗马会见勒维特。
- 1936—1940 关于尼采的讲座。受盖世太保的监视。
- 1936—1938 准备稍后发表的《对哲学的贡献》。
- 1944 被征召入民团。
- 1945 在弗莱堡开始法国的非纳粹化听证会。与萨特和让·鲍伏雷接触。
- 1946 被禁止教学（直至1949年）。写给让·鲍伏雷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一封信》。
- 1947 为纪念里尔克逝世20周年作《诗人何为？》演讲（在小范围内）。
- 1949 在不来梅作四次演讲：《物》、《座架》、《危险》和《转向》。
- 1950 恢复与汉娜·阿伦特的友谊。
- 1953 在慕尼黑发表《关于技术的问题》（《座架》的重印版）的演讲。关于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评论《诗中的语言》问世。
- 1955 在梅斯基希一次普通听众的集会上发表题为《泰然任之》的演说（《关于思的演讲》的第一部分）。访问法国 会见乔治·布拉克。
- 1962 第一次访问希腊。

- 1966 接受《镜报》访谈（在他死后才第一次发表）。
- 1976 海德格尔卒于5月26日。5月28日以天主教仪式安葬于梅斯基希。

# 目 录

致谢

缩写表

生平年表

导言	1
第一章 海德格尔 1933 年的政治意识形态	15
第二章 《存在与时间》：对肯定型内涵的批评	73
第三章 《存在与时间》：对否定型内涵的批评	111
第四章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哲学	156
第五章 海德格尔的战争	208
第六章 战后	259
后记	325
索引	331

# 导　　言

1. 这本著作旨在提供的东西，也许能够被称做是对海德格尔的“非纳粹化”。由于这个术语会引致多种严重的误解，以至于我急于对之做一澄清。

多年以来，海德格尔之卷入国家社会主义被普遍认做是对那个时代的紧急事态的短暂且被动的反应。根据迈克尔·齐默尔曼所谓“官方说法”<sup>1</sup>——对海德格尔在1945年之前所作所为的解释<sup>2</sup>——考虑到德国人在1933年所面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压力，考虑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威胁和摇摇欲坠的魏玛民主制在应付局势方面的显然无能，海德格尔认为除了支持

---

1 ‘The Thorn in Heidegger's Side: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 *Philosophical Forum* 20/4, 1989, pp. 326–365.

2 海德格尔为他在纳粹时期的行为寻找正当性辩护的最主要文本包括：(1) 提交给1946年召开的有关他的“非纳粹化”的听证会的自白；(2) 对他本人档案的解释；(3) 致弗莱堡大学校长的一封信；(4) *The Rectorate 1933–1934:Facts and Thoughts*。(5) Only a God Can save Us.(1)、(2) 和 (3) 可以在Karl.A.Mochling的博士论文 *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Nazi Party: An Examination* 中找到，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1972年。(3) 也可以在 *WI* pp.61–66 中找到。(4) 可以在 *N&K* pp.41–66 中找到。(5) 是在1966年为 *Der Spiegel* 做的一次访谈，但是依照海德格尔本人的意见迟至1976年5月31日才首次公开披露。该文在 *WI* pp. 91–116 和 *N&K* pp.41–66 中重印。

希特勒的行动之外别无选择。他尽管意识到其中存在着原始的、甚至是野蛮的因素，但却相信一旦一个全新的政治秩序建立起来，这些因素就会被中和。而且，如果有更多知识阶层的人物愿意承担起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而不是选择“独善其身”或者无谓的向外移民，这一点是可能做到的。

这一说法接着指出，与上述雄心同步发生的，对海德格尔而言最重要的是，德国大学必须进行改革，使之能够在共同体的文化生活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受到纳粹国家的政治保护。出于这两层考虑，海德格尔接受了他的同事的一致提名并在1933年5月成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在他发表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治》的校长就职讲话(*Rektoratsrede*)后，他立刻就招致了来自纳粹当局的批评：巴登州<sup>3</sup>的教育部长抱怨这个讲话不符合纳粹政策，称之为“私人的国家社会主义”，他尤其反对该讲话对纳粹的“政治科学性”的拒斥以及几乎没有提及种族问题。

这一说法继续说道，海德格尔在担任校长期间，试图保护犹太人和反纳粹组织不受新政权的迫害。结果因为拒绝辞退两个被视为政治上不被州首府卡尔斯鲁厄当局接受的系主任，仅仅十个月后他就辞职了。这是他在行动上介入政府的结束，而且事实上，很快地他就成为政府的公开批评者。海德格尔从1935年起发表的关于尼采和荷尔德林的演讲，在当时的形势下，其实对纳粹的诸多方面都做了勇敢的批评，尤其是针对纳粹官方哲学家如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种族主义。半官方哲学家恩斯特·克里克在他的杂志《成长中的民族》(Volk im Werden)中攻击海德格尔：尽管罗森贝格制止了他公开发行。海德格尔的演讲被监控并最终被盖世太保封杀，他被禁止出国

---

3 今已被并入巴登—符腾堡州。

旅游，最后在 1944 年被遣送到莱茵河塘作为大学中“最一钱不值的”教授之一参加劳动。

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一官方说法不仅显示出它在某些时候的虚假不实，更重要的是，它与整个真相差之甚远。这一点应该归功于下述学者的考证工作——维克多·法里亚斯的工作成果显著而且颇有感觉，胡戈·奥特的工作成效尽管稍为逊色但却更加根本<sup>4</sup>。我们现在知道，与 1945 年之后在德国流传的许多其他说法一道，海德格尔自己的陈述提供了一个他在纳粹时期的生活的修订版解释，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假象。举例来说，我们知道海德格尔远非在不情愿的心态下接受担任校长一职的指派，事实是预先就操纵了选举而且选举并非真正的全体参与：比如犹太籍的教授就没有获得投票权。而且，他也不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走形式成为党员的，他实际上在 1933 年 5 月 1 日参加了盛大的公开庆典，并且因此而有所收获。同年的校长就职演讲是另一次重大的庆典，在这次庆典中他亲自安排要求演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sup>\*</sup>。在作为校长期间，他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支持大学的“改革”

4 维克多·法里亚斯，*Heidegger et le Nazisme*, Mynain Bernaroch 和 Jean-Baptiste Grasset 翻译 (Paris: Verdier, 1987) 这本书随后就有了它的德文版本 *Heidegg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译者 K.Laermann. (Frankfurt:Fischer, 1989) 以及最后的英文版本 *Heidegger and Nazism* (Philadelphia:Temple, 1989), 这一版本是我将要引用的。胡戈·奥特，*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 seiner Biographie* (Frankfurt-on-Main: Campus, 1988)。我将引用的英文版是 *Martin Heidegger: A Political Life*, 由 A.Blunden 翻译 (London:Fontana, 1994)。法里亚斯所披露的大部分观点事实上都是从奥特发表的文章中摘引来的。应该指出的是早在法里亚斯和奥特之前，吉多·施内贝格尔在 *Nachlese zu Heidegger* (Bern:suhr, 1962) 中发表了大量海德格尔自担任校长以来的有失原则的演讲。此书的出现尽管对英语世界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看起来不如在德国产生的影响大。

\* 霍斯特·韦塞尔 (Horst Wessel) 是纳粹党员，1930 年遭人袭击身亡，其所作的歌曲《战旗升起》在纳粹时期极为流行。——译者

(*Gleichschaltung*) ——它们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蓝图当中。而且，不管他所说的大学的“自治”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参见第一章，第6节），他的确不是在任何熟悉的意义上说学术自治，因为，既然称他本人为大学的“领袖”(*Führer*)，他事实上就是在为自己谋求原本属于校议会的所有权威。作为校长，海德格尔发表了大量支持纳粹的演说和报纸文章，在演讲里希特勒被指称为诸如“德国惟一的实在和它的法则”。他甚至尝试动用他的职权来摧毁与他观点不和的大学同事的职业生涯。比如，在著名的弗莱堡化学家海尔曼·施陶丁格事件中，海德格尔发动了一次旨在迫使他提前退休的盖世太保调查（调查的缘由是关于施陶丁格在一战期间泄露德国化学制造过程资料的谣言。海德格尔是否真的相信这个说法不得而知，但是这个谣言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早些时候他试图提升另一个学者爱德华·鲍姆加登的职位，理由是，作为一个非犹太人，他的晋升将有助于抵消德国学术生命日益“加速犹太化”(*Verjudung*)（参见第一章，第16节）。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讲座上，尽管他后来一再否认，事实上总是伴有行纳粹礼。他从未被禁止出国旅行。1934年尽管他宣称成为当局的批评者，但是1936年当他身披万字旗号出现在罗马的时候，他告诉他以前的学生（犹太籍）卡尔·勒维特说国家社会主义是德意志“正确的方向”。他一直保持党员的身份直到1945年底。

上述事实和其他一些事实在最近这十年曝光<sup>5</sup>之后，说明海德格尔卷入纳粹主义的事实比官方的说法更加深入也更加不光

5 一个尤其令他名誉扫地的事实是，海德格尔在1933年呈交给巴伐利亚教育大臣的关于犹太人教授理查德·赫尼斯瓦尔德的报告，尽管一些教授竭力为赫尼斯瓦尔德的留任做辩护，海德格尔依然请求开除他。因为在英语世界里尚未披露过这个报告（奥特和法里亚斯都没有提到它），我节选部分内容如下：

“赫尼斯瓦尔德是个新康德主义派——一个赞同自由主义的哲学派别。人的本质

彩。从中最起码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海德格尔至少有两年时间是纯粹的纳粹分子：他的卷入不是出于宽容、机会主义或者懦弱而是出于确信（许多人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的认同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将在第四章反驳这个观点）。第二，即使我们同意“光荣的纳粹”的说法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陈述，那么这也不是一个适合于海德格尔的描述。他曾经以某种人性的、太人性的方式滥用过他的职权。

我当然没有挑战近期研究中所有这些不利结论的企图。恰恰相反，我所关心的，特别是在第一章中，是要扩展和补充这些结论。我并不想在否认他卷入纳粹运动的严重性和妥协性的意义上给出一个“非纳粹化”的海德格尔。我将简短地解释一下我将试图在何种意义下给出“非纳粹化”的海德格尔。

## 2. 最近十年的曝光就其自身而言当然是有其完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如果海德格尔不是一个对当代思想尤其是后现代思

被消解在自由流动的意识里，最终约减为一个普遍的、逻辑的世界理性。在这个过程中，在显然是荒谬的科学基础上，道路偏离开人的历史植根性和他的在地球上的血脉和源初的国家从属性。与这个进程同步的是所有的形而上学问题都被有意识地强制性溯源，人等同于一个无差别的、普遍的世界文化的功能单位。这是从赫尼斯瓦尔德著作的主线中抽取出来的基本观点。此外，尚须提及的是赫尼斯瓦尔德以一种特别危险的复杂方式和空洞的机械主义辩证法来推进新康德主义的理念。这一危险首先在于这种行动赋予自身最高的客观性和荒谬的科学性的印象，并且已经诱骗了许多青年人并使之误入歧途。这样一个人今天依旧供职于慕尼黑大学，我不得不称之为是一大丑闻，它的惟一解释只能是天主教系统更亲和于这些人，他们在世界观上保持中立（淡漠）立场，因为他们是客观—自由的所以对于他们的结局没有任何危险。”（引自 Claudia Schorcht 的 *Die Philosophie an den Bayerischen Universitäten 1933–1945* (Erlangen: Harald Fischer, 1990) p.161.）

惟一可用来支持这个让人深为反感的文章的论证是，海德格尔所憎恨的焦点似乎更多地集中在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和天主教而不是犹太人。

想有着深远而持续影响的伟大哲学家，就不会有人投入如此之多的精力来关注这个事件。比方说，像雅各布·巴里翁，海因里希·吕策勒，埃里希·罗特哈克，文岑茨·吕夫纳，约翰内斯·蒂森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哲学较少国际声誉和影响，所以就没有人过多地纠缠于他们卷入纳粹的事情<sup>6</sup>。（对研究者来说）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高尚和低贱的结合，以及——在一件受神圣光芒掩护的肮脏外衣下——可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与本世纪最大的罪恶之间的结合。但是，理所应当的，为了使这项工作的魅力不仅限于那些恶意和令人头脑麻木的闲言碎语（闲谈 *Gerede*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是《存在与时间》里的关于非本真性的核心解释）的层次，不仅限于把各种东西结合起来，它就还必须去探讨哲学和政治之间的那些逻辑关联，或者去解释这些关联。这一讨论要想获得真正的重要性，那就必须论证说，海德格尔哲学要求了，或者鼓励了，或者至少是容许了他介入法西斯主义政治。而研究者们在赋予他们的讨论以这一方向上的严肃性时，行动并不迟缓。

本书的论点在于，上述关于海德格尔哲学的所有论断在事实上都是不能成立的：无论是早期的《存在与时间》，还是后期的、战后的哲学，乃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哲学——比如像《形而上学导论》这样通常被批评者认为是明显确凿的作品——都和纳粹没有任何本质性关联。一个人可以部分或者全部接受海德格尔哲学而不用担心他因此就接受了法西斯主义，或者接近了法西斯主义。更为精确地说，我的论点在于，一个人可以接受海德格尔的任何哲学而同时并无矛盾地保留对正统自由民

6 参见 Hans Siegfried 发表在 *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Holocaust* 一书中的 *Heidegger at the Nuremberg Trials: The "Letter on Humanism"* . A.Milchman 和 A.Rosenberg. (Atlantic Heights: Humanities Press, 1996, pp.189–214)